

二曲集

二曲集卷之二十五

富平門下晚學惠龗嗣纂輯

家乘

盩厔李氏家傳

盩厔李隱君之父名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畧喜論兵而以勇力著里中呼爲李壯士壯士常自負其才世不我知也欲爲知己者死明季闖賊犯河南朝議以汪公喬年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與俱壯士遂從軍將行而抉一齒留於其家曰我

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慮我有菌在也汪公旣
受命則督諸帥兵三萬餘騎出關出關聞襄城已陷
而鬪賊拒左帥于偃城距襄僅四舍乃進兵雒陽留
步兵于雒而自率精兵萬餘騎倍道趨襄城意欲出
賊背與左帥夾擊之壯士甲冑帶櫜鞬持戈躍馬從
孫公行抵襄之明日諸帥兵皆會汪公集諸帥于幕
下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爲三路距城東四十里
與左帥聲援汪公督入城撫百姓有頃忽報賊來將
薄城三帥不戰而西馳矣乃急乘城命副將四人各

守城之四門汪公自當敵衝處以孫公參幕留中軍
壯士從孫公後汪公數目奇之問曰若何官曰才官
耳汪公曰若立功題授若軍職壯士拜曰敢不効死
命賊來攻城急遣亾命鑿城爲隧置火藥其中火發
城崩其法甚烈名曰放甕汪公命城內穿阱踵賊所
鑿處以利刃刺之賊死者千人賊又負門車向城汪
公命飛大石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又數千人其他
鎗砲弓箭所斃賊無數毎汪公下令禦賊攻具壯士
無不以身爭士卒先若會天大雨雪賊攻城之西隅

崩汪公亟命壯士取荆囤實以土築而完之守如故又數日賊攻愈急城他處崩崩非一處力不支遂陷汪公自刎殊未死賊執之大罵賊不屈賊怒磔汪公死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典史趙公鳳豸裨將張黨馬三人與壯士皆死焉始壯士之從軍討賊既以城守不得與賊戰及城破聞孫公被執乃急趨制府侍衛賊刃孫公壯士以身翼蔽孫公遂同遇害有賈副將某者單騎衝突由南門出格賊賊以梟騎數十追之卒無一人敢過之百步內者竟去壯士義不肯去而

死于襄城壯士既死而隱君之母彭君家聞之泣曰悲乎將行齒其訣諸然猶日夜望庶幾壯士之得生還也隱君尚幼思父號泣不食母慰之及闖賊既入闖而母子始絶望矣家貧甚須飯里媪有勸母再嫁者母慟哭以死拒之乃奉壯士之齒自誓而勉隱君以學焉

李隱君名顒字中孚幼孤事母至孝年十六就塾塾師嫌其貧不納母乃聽其無師自學母教之識字隱君心自開悟未幾通制義學博延安左君覽之大驚

曰天下有不從帖括而竟爲適俗之文若此者乎勸之就童子試不應自是厭棄俗學求聖賢所以爲學之道隱君家貧無書從人得借觀書悉讀經史二氏百家讀書異于他人不晝畛域不滯訓詁文義久之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于人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教人學以悔過自新爲宗靜坐爲始其大指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人生之本原也人人各有一己之靈原非此一己之靈原何

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古今上下爲
何以見己之靈原凡人所難返者知也所難忘者念
也念有善惡本原固無善惡念起即知起而善惡始
分矣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且夫少壯老死
者形骸之所有也于本原何有焉功業文章道德世
之所謂大美也何所不可爲哉爲之亦唯行其所無
事而豈以自矜耀懼其猶有善之見者存也故曰無
念之念是爲正念無知之知是爲真知本原復矣夫
是之謂聖人苟非聖人豈曰能然然人之生即淪于

下愚禽獸之中而其本原者固未嘗不在也下愚之與聖人有以異乎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漸使然耳此其道在悔過自新凡人之所以異于聖人者無他過累之也知悔必改改必盡過盡則本原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自新者求復其本原云爾雖聖人豈能于無過之外別有所增加于其本原哉故曰悔過之學可以語中才即可以語上士上士之于過也知其過之皆由于吾心直取其根源剗除之已耳故其爲力也易若中才則必功積之久擴極而明生而

後可以懲忿窒慾故其爲力也難然至于悟則一也
善悔過者不惟其身于其心必于其念之動者
求之夫衆見之過易知而獨處之過難知也慎幾之
學容緩乎哉幾者事之微而吉凶所由以肇端也易
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
嘗復行故無祇悔也故不貳過莫如顏子顏子之心
齋坐忘何謂也齋之言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動靜

莫不以之而顔子之坐忘必先于靜何謂也葢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非靜極豈能超悟况過與善之在幾微非天下之至精至明未足與于此又豈悠悠忽忽者克當此而無惑歟故曰學必先靜靜坐之道齋戒其德虛明寂定可知而不可言可忘而不可昧或因新建之說動靜合一若何隱君曰學固該動靜者也然動則必本于靜動之無妄由于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其動而無妄耶新建葢謂已成者言若以是之初學譬如未馴之鷹欲其去

來如意鮮不颺矣隱君論學所著書數萬言然其意不在書也欲人覲之自得而已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稱爲二曲先生盩厔令駱侯聞其賢躬造隱君之廬而學餽之粟肉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乃與昔父商者葬盩厔之人相傳爲李壯士之冢云自壯士之死于圍城者三十年隱君皆痛父思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及母死而隱君始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乃爲文以招父魂也于是將踰江淮順流而下浙溯洄而至乎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

吊先哲遺踪訪東南之賢人君子以共證所學而聞駱侯在毘陵治郡能行其道施敎化民樂之庚戌冬十二月隱君過毘陵

龔百藥曰李隱君之過毘陵而與予遇論學有所辨難一切根極理要遂相善壯士隱君之父也以從軍討賊不得志死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故匹夫急國家之難報知我之德而能忘其軀雖曰未學必謂之學矣隱君之學大要明體適用黜浮華尚篤實將所稱蹈行君子嗚呼盩厔李氏忠節啓之真儒

挺與人倫之盛自古所難天生斯人而又貧賤之何
哉其有覺世之思乎豈偶然哉

毘陵龔百藥撰

四十六字

盩厔李隱君家傳

忠孝節義天命之性率之至平常至切實中庸之道也非有他奇如隱怪者之所爲然以千古之遥九州四海之廣其中有一二人焉或爲忠臣爲義士或爲孝子爲節婦聞其風見其事者則相與流連賛歎咨嗟慨慕不能已已咸詫爲奇此豈非人之性歟天之命歟抑其說有難明者歟以余觀李隱君一家之事而趣然於其故也隱君諱字中孚陜之盩厔人也倡道關中以明體適用之學聞于天下而君幼失怙

母氏苦節艱難萬狀携持隱君稍長欲就學不具脯塾師不受隱君曰何讀無師不可自讀乎于是潛心力學一旦豁然通曉文義遂知四子之書皆教人為聖為賢者也非空言也而即有志聖賢之學上溯濂洛關閩直接孔孟心傳學既有以成己又能及物其教大行於三輔秦紳貴顯者多忘年執弟子禮北面師事焉而宦遊其地如臨安駱公皆造廬折節敦縞衣之好隱君性至孝痛父以王事死賊終身不忍娶即遠遊亦擕王與俱不離父側也侍母疾至援蓺湯

孝節義天之命人之性中庸之道也中庸不可能也
故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
也而可能明則誠誠則明有不待學而能焉有待學
而能焉隱君以生知之質盡學知之事吾於其行也
既序以送之而又為之傳以告天下之學者
野翁光曰三代以上人倫明而一道德同風俗治罕
及焉至戰國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世子猶
不能無疑以余觀盩厔李隱君一家之事豈非天性
使然歟嗟乎性學不明教化衰民行所以不與也隱

君直指原原本本倡道關中四方莫不聞風興起莫

儒出世道其有敎乎

晉陵吳　光撰

李母彭氏傳

彭氏盩厔人生而慧及笄歸同邑李壯士可從可從少負大志好談兵而以勇聞于鄉關中無遠近皆呼壯士壯士云彭既歸壯士嘗聞談論知世故以忠義相激摩每顧謂壯士曰以君之材非長貧賤者今困若是無由爲人出死力豎奇功立名當代然則當奈何居恒夫婦相語輒哽咽涕下交頤明崇禎十五年正月闖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公喬年奉命征討而以西安郡丞孫公兆祿監紀軍前孫素善壯士欲

挾之行壯士語彭彭曰吾向慮君無由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當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戀壯士躍然起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歸立抉一齒授彭作拜曰倘相憶顧此如見汝夫遂縱馬去汪督師督諸帥兵三萬餘騎欲襲城而鬬賊正拒左帥于偃城距襄只三舍督師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三路進兵三帥不戰而遁督師急與孫監紀策守襄從監紀後得見壯士奇之向曰勉旃行白之朝授若職未幾天大雨雪城崩賊執汪汪大罵不屈死尋執監紀

壯士急從賊伍中躍馬脅戈趨救而賊已刃臨紀壯士猶以為未死也投戈急以身覆蔽遂遇害壯士死彭聞之泣曰夭乎吾夫死乎然齒固在也猶生乎旣而曰吾夫死王事目瞑矣吾何悲呼幼子曰來汝猶識爾父乎今誰振汝相抱哭失聲又顧幼子泣曰汝父能為國死死忠吾獨不能為夫死節乎闔戶欲殉身子號慟家人守視乃免然彭雖不死而家貧實無以自活鄰媼有勸再醮者彭叱之日夜艱苦紡績佐以縫紉易升斗粟以為常如是者數年而子稍長大年

十六就塾師塾師以貧嫌不納母曰無師遂不可學耶古人皆汝師也由是發憤讀書慨然有慕乎古聖賢之學凡濂洛關閩之書無不窺嘗編次觀感錄取王心齋艮周小泉蕙朱光信恕李明祥珠韓樂吾貞夏雲峰廷美林公敏訥朱子節蘊諸子之言而各載其本末蓋以數子者或起商賈或起戍卒鹽丁胥吏之屬卒成理學巨儒爲跡本凡鄙卑賤者勉又時時爲母陳說母大喜曰吾向語汝師古人者非耶自是學業大成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交稱爲二曲先

生母患痢徧延醫診視每夜籲天求代嘗糞溺以辨重輕輕則喜躍進餐飯重則號泣閉中又稱爲李孝子亦稱隱君而莫不歸功于母之能教也凡四方重跡求見二曲先生者咸登堂羅拜彭母嘆嗟而後去越幾歲母死孝子匍匐營喪葬卜兆于某鄉人莫不指爲彭節母塚會孝子奉昔父齒合葬又稱齒塚云

陳玉璂曰嘗考共姜伯姬遺事信無媿矣又考爲寡者之子則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綵先王之教欲其

哀痛怵惕終身焉如是也以詩春秋之所述無媿于死者寥寥僅見若是由禮言之其責成于寡者之子又如此嗚呼今觀彭母與隱君俱何憾哉

毘陵陳玉璂撰

三百三十六字

李母彭孺人墓表

二曲李隱君抱濂洛之學遊毘陵夔州李長祥與同人講易得見之頊霞子之論世嘗告以將返矣清明之期恐遲之誤埽先人塋也因流涕不已曰吾母以中年嘗先君子殉王事于百丈長既早發又貧卒至于飢寒死也吾子當今學道諸君子孝無有關西李隱君今聞其言又仰止母云隱君遂因請吾公爲其母之紀載母姓彭氏歸李公可從李公庶士逆闖亂中原制師汪公喬年奉天子命征勦本部承孫公兆

禄監紀以公往汪公以爲百夫長天子才汪公制師之汪公才孫公監紀之孫公才李公往之汪公且才李公百夫長之其相與爲用如此時崇禎十五年春也師抵襄城北汪公死制師孫公死監紀李公亦遂死百夫長母聞之大叫號痛哭即欲殉公家人挽之不得惟守視之而已莫可如何隱君至是痛父且痛母家人曰母殉公以兒如此必殉母母自處得矣兒且殉李氏絕也母乃已而家門單赤即四壁非李氏有有言隱君姑給事縣庭爲救水計者隱君泣涕以

爲人子之事親必以道不以其道雖萬鍾粟也況給事縣庭何事不辱母乎吾辱以辱母吾不爲也吾母亦不令我爲也母果不令爲之隱君得行其志而貧窶不堪不能支鄉人相與息謂莫如母之所適人則溝壑免爾不然與兒之命懼不可保也母垂泣謝之忍飢寒强支隱君年十六欲就塾貧不能爲贄不能往塾師亦不納隱君則自學久之有悟乃屏除科舉文字學濂洛之學遂成名儒關中上官傾動皆相尊禮其北面事之者衆也亡何母病隱君侍疾至接糞

溺以辨重輕輕則喜稱奢或重卽哭卻食毋卒不起其諸葬事則邑令臨安駱公某並諸上官爲之毋生于萬曆巳亥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于康熙乙巳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葬于邑西古城長祥爲之表曰先王之教婦人雖屏閨事莫與焉其言動以鄰里之不得見聞者爲貴也以是爲婦人之德他莫稱焉然相夫敎子之際昔之人亦常稱道不絕夫亦不沒其善者是人情矣李公從王碎首將義義士服之海內之學士大夫嘗之毋之扇在此壯士之榮正在

此此壯士之自能不朽于天地之間者若隱君之戚則母之教矣當鄉里人勸隱君之給事縣庭隱君固不爲然使母或遣爲之以隱君必奉母命不敢違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隱君奉母命則辱身不奉母命則不孝將何以處此母則卒不令隱君爲之隱君乃得以卒不爲也母之見大哉夫孝始于立身今隱君之能立身成道德之士爲大儒孰使之婦人之德以無可稱者爲貴若李母余又不能無稱之與焉乎賢哉

夔州李長祥撰

[illegible]百六十八字

賢母彭氏傳　　順治己亥

賢母彭氏世居盩厔氏生而靜懿女德具足委禽結禰宜於儉素中饋克修閫政不墜其夫出征陣亡孀擗慟絕絕勺漿者凡五宵晝家故赤貧兒顒幼稚堅我志節撫此煢孤又值奇荒之年生者十三殍者十七爲氏計者匪死則醮氏抱苦節反以爲安常語顒曰吾與兒儳屋而居無田可力舂終之支突無煙矣兒其何以冠勉耶顒純孝感之欲澍困憤勵志於學初治文辭漸趨理性久之德成道尊遠邇欽崇稱爲

二曲先生人皆歸善於彭氏之仍母彭益以子而名益彰云

河濱野史曰曹月川先生作夜行燭欲其親之躋於善也顒之母以節聞善矣顒之砥身礪行振揚純詣有子與氏之風善則稱親中孚之善皆彭母之胎敎家訓哉

朝邑李　楷撰

賢母彭太君小傳

賢母彭太君者徵君二曲先生之母也爲歲夫亡以栢舟自矢是時瓶鮮儲粟衣實懸鶉煢煢弱息旣罕期功強近之親又乏應門五尺世人惻其貧無以倚也或勸令改圖太君拒之甚堅勵志彌篤訓其子以聖賢之道雨夜紡燈殘灰盡故母也而實父與師兼焉雖一日不再食或數日不舉火處之泰然卒勉其子以成大儒上繼關閩濂洛之統近守白沙陽明之傳海內凡爲身心性命之學者莫不奉爲指南而賢

其賢因以賢太君之賢于是太君之賢嘖嘖盈海內
凡人之食貧茹苦勉其子以有成不過與膺一命以
爲終身榮寵雖丈夫無不盡然而太君矢志乃獨在
彼不在此此其爲節有大異乎世之所爲節者矣夫
守節人之所能也苦如是而節人之所不能也苦節
猶人之所能也苦節而不求榮顯非人之所能也是
山川之間氣鍾而生微君生微君而顧生太君以啓
之其事實關乎氣運之爲而非可以尋常之節烈同
類而共目之也歿後諸上官捐俸建專祠以享之肖

三百五十八字

像以祀之歲時伏臘必祭必虔與其生而鼎養歿而淹滅無聞固不若生而啜水茹蔬歿而廟食百世俾人稱某賢母之爲不朽也彼世之高談節義而實榮心於祿利者聞太君之風其亦可以廢然返矣

晉陵吳來綏撰

書關中賢母傳後

嘗考自古哲人莫不有天授焉以大縱之於後尤莫不有所生焉以曲成之於始然成於所生之父易而成於所生之母難成於有所習聞有所依傍之母猶易而成於無所習聞無所依傍之母尤難昔戰國孟某氏崇仁義明王道辨性善當邪說功利徧滿天下之時而能守先待後使聖聖相傳之一脈有以廻狂瀾於旣倒則孟軻氏之賢烈誠不在禹周公孔子之下然吾粤

稽古傳孟子葢早歲喪父獨與母居見嬉戲則
學爲嬉戲矣見屠肆則學爲屠肆矣藉令爲兒
童時濡染若此習與性成後即能自振拔其用
力率不易而孟軻氏終未嘗至於隨俗習非見
異而遷油油然不勞而登聖人之堂成一代之
儒得自次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後者雖曰
私淑有人不可謂非其母三遷之力也以故世
稱孟軻氏隨稱孟母之賢不衰云吾師二曲先
生早知透闢學貫天人悔過自新一書開千百

世修途之要學慥一宗抉千百輩秘寄之藏南
北之忘貴忘年而樂就北面者不啻一檝菸菸
墜緒之中使古聖賢之薪傳絕而復續斯誠孟
軻後之一人顧其母彭氏於門戶蕭條伶仃孤
苦之日不規利於目前不用志於雜役甘貧簿
忍凍餒一惟課之以書史勵之以懿行若以為
天既厄於王事子非立身行道不足以光大前
人之烈者則彭母之賢又奚遜於孟母耶然孟
母生鄒魯之鄉近聖人之居且去孔氏之輿僅

百餘歲其流風遺澤猶有存者閭里而君淑慎後見益有得於世風之延習故老之傳聞初無足怪至若彭母補此末流去先有聖哲之作若此其寥廓也處羅岐僻遠之地非若鄉縣聲名諸生以階習禮之鄉也其家計之寒微又若此其艱甚也於一無可憑之中卒不爲流俗所囿必欲置吾師於第一流則彭母之賢視孟母爲更烈矣傳曰故大德必得其名經日孝子立身以顯親揚名大雅之歌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生前嘗道以涉追孟母表閭歿後豎碑大書賢
母彭氏表墓　總督鄂公捐俸建賢母祠以風
世嗣後稱吾師之德學者必追念太師母彭之
賢淑而鄂公與諸當道好德不倦之懷亦得並
垂於天壤以不朽猗歟不綦盛哉
　　晉陵門下晚學生徐超百拜撰

書賢母彭太君傳後

關中處士李先生味道含真隱居不仕高風偉節儀表海内而生平顛連艱窘之實慘不忍言夫天之生賢不數其初也必重困抑之被之以人情之所甚苦罹之於天下所甚不堪銜恤茹痛如不欲生而後生如不得立而後立故長松之姿自别於寒歲仁人之烈必樹於窮年若先生之少孤居約母夫人之峻節終遂人也亦天也天人相感之際君子畏焉人皆知善之可爲

而爲之矣或非久而更或遲之又久而卒更今積之數十年不變以至於沒身人皆欲其子之貴且富爲里巷光寵今既凍餒其身幽愁其心以畢其世復教其子以善養一切屏世資樂其所樂可謂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其有關於風教匪淺予故不禁流連樂道而敬書之非爲先生毋子書也爲天下後世凡爲人毋爲人子者書也

晉陵毛重倬撰

書彭太君敕育　　成化庚子

古今之稱爲孝子者莫過於孟子稱親之賢者莫過於孟母乃孟子當日則終身布衣初未嘗有鼎簋之養以奉朝夕亦未嘗有殊絶之寵以侈閭譽徒以繫籍聖賢稱詩書而說仁義乃使萬世之下讀其書者尊之爲聖賢而尤尊夫聖賢之所自出者由此觀之則君子之所當致於親者益可思已關中之有二曲先生爲眞儒領袖翕然以道德名世者也予嘗慨夫濂洛關閩

之傳自陽明近谿之後而剝蝕殆盡先生生於百六七十年之後起而續之篤信謹守富貴淫之不爲淫異說亂之不爲讒群毀攻之不爲恤卒使絕學既湮而復振大道已晦而復昭藉非有先生之賢而何以至此藉非有太君持身如玉愛子若珠之賢而先生何以至此今先生年未四旬而學已追乎古人名已走於海內任道擔當力振絕緒識者以爲有孟子之風與陽明近谿諸君子共爲當世之學者所師且使天下

後世之人讀其書而皆稱之咨歎之曰二曲先生之賢也由其有賢母而乃以有成也則其所以報太君之苦節盡顯揚之子職者不亦大且遠乎以視夫世俗之人恭濕飽於一朝誇聲稱於晷刻其爲輕重當必有辨之者矣

潞原梁聯馨撰

二曲集卷之二十五終

一曲集卷之二十六

家乘

富平門下晚學生惠龗嗣纂輯

賢母祠記

嗚呼此二曲徵君李先生賢母彭太君之祠也恭今
上御極之十一載用勳舊作屏名特名我燕臺鄂公
錫節鉞俾專制陝以西事　天子曰都朕唯鎬豐爲
中原上游地被山帶河其人慷慨質直多孝子忠臣
烈夫貞婦自昔理學鴻獻若橫渠藍田高陵典型在

皇肆予命汝保釐茲土其尙敷文教重彝倫顯幽發隱尊儒崇道以成至治汝往欽哉　公拜稽首曰君令臣共古之制也敢不竭其股肱於是　陛辭就道車轍所至即問民疾苦禮賢下士為急既入關進藩臬郡守羣牧諸侯而諮之曰關中古名天府聖賢代興比者士鮮實修正學榛莽　聖天子銳意旁求皇野卜巖不遑夙夜百二河山寧無眞儒崛起以當表章者僉曰於唯終南太乙之間有二曲先生焉其人乎其人乎　公曰可得聞與僉曰先生少罔孤唯與

母居蔬食蓬戶歷歲經年廹與窮暮雨雪盈門不火
且飢累月母訓先生唯若父慷慨國佐捐軀赴難唯
若母寒燈冷月飲血茹氷唯若篤志好學不以困苦
饑寒易厥志唯若秉道持躬不以紛華膏腴亂其中
余終食貧以死余或有子余目實瞑　公曰於戲哉
先生且胡為者僉曰先生傷母之苦聖賢自命映雪
囊螢下帷稽古遂邇六經以及諸子史記百家緯文
芟典靡不甄極浩渺與博宏通而出入新建根極紫
陽良知誠意遠接尼山为岳之泉始疑既信今且望

室廬而負笈固不啻鹿洞鵝湖也　公曰俞允若府
陋余不穀其敢以軒車臨君子聲應氣求或有藉乎
於是僉以學憲鍾公暨咸寧郭侯請捧書束帛往聘
三往而後至奉諸關中書院自　公以下至氓庶皂
隸悉授學焉未幾且疏先生於朝曰以人事君人臣
之義臣愚伏見盩厔隱士李顒少遭孤苦奉母讀書
不求仕進且四十年學爲帝師道足王佐若蒙侍從
之間必有沃心之助　天子曰都其爲朕左右之
命下徵書及門先生以疾辭既凡數上　天子日毋

其令所在有司具蒲輪車俾力疾就塗以副朕任用
求賢之意先生載聞　命流下數行曰嗚呼顯實迂
疏寡學問安敢以虛聲勞　陛下側席顒顒有靦泚
血數十年歷人世未有命苦於顯讀書識字欲望成
人而抱病以殘傷哉飲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
也哭哭天地顯實非人且顯年垂五十尋思之餘疾
病日篤忘親不孝忘親苦之親而以表榮於叛貪榮
競進寧唯匪孝竊且不忠不孝不忠耶　帝曰安用
之遂伏首流涕終以疾謝不起　公愴然曰孝哉先

生賢哉母也非先生罔克報厥母非母無以有先生昔者鄒孟氏學旣成游事齊梁以仁義道德之說著書立教闢楊朱墨翟以正人心韓愈推之至謂功不在禹下迄今與孔子幷稱抑知其初皆慈母三遷之力乎今先生待後守先淵源濂洛卓然爲一代大儒是不可忘其所自也遂出俸金百爲先生之母祠而因郭侯與先生書命記於余輔仰賜康乃心乃心於郭侯時從之游爲門下士其在先生辱一日知且謬相愛也義弗可辭然往者韶水　鍾公來攸恭士亦

以郭侯言知先生有母爲立石墓側大書曰賢母彭氏之墓今又祠之崇德之事篤矣遂畿拜稽首爲之誌而繫以詩鄂公諱善字某鍾公諱朋字玉行郭侯諱傳芳字九芝臨文備書不諱義取有徵也

詩曰

雅泰輿區　列聖所都　歷years五百　必有名儒

巃嵸終南　共高繼嶽　太白之精　金氣潔確

篤生異人　風雨一廬　懷抱九州　墳典洛書

賢母食貧　三遷訓子　歲時哀傷　所繼唯死

見歌出石　母竈無烟　簷荒日短　何彼蒼天
巍巍我公　忠孝文武　帝命保釐　以安西土
夫庶婦義　河華之風　空同問道　載訪雲中
疏拜於朝　顯茲岩穴　帝念長沙　前席欲折
先生惘然　遜世居貞　兒欒毋瘁　鳴咽吞聲
偉矣我公　祠崇聖善　類錫孝思　以風寓縣
悠悠下里　古曰莘羈　徽音三代　涓涘洽陽
哲后之墟　或孫教化　紀越百千　猶存殷夏
陋余小子　獲沭河汾　縱橫海岳　未喪遺文

載筆泐詩　鄒原似續　永式人倫　山水之曲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八月朔

郃陽後學康乃心撰

賢母祠記

賢母若盩厔李二曲先生之母也維母有祠秦之當道旣爲表其墓而復祠以祠之追芳于孟母聿甚烈珂嗚不敏家于吳仕于燕不能抵秦以禮母于祠下顧安能從聞風景慕之餘執筆而誌母之遺徽以徵信于後世竊附史官之名以垂不朽僦予于先生講道則有素矣往者武林駱公鍾麟來守毘陵郡駱公固舊爲盩厔令其得先生者不儗如武城之賢澹臺也爲予稱述甚殷心竊嚮往焉未逾年而先生道南

駱公敦禮而延至于郡吾鄉薦紳先生景行甚衆後學之從遊者踵相接予因與先生論道其于學無所不窺而制行甚嚴獨以孝爲制行之原叙其生平先生誠孝子也篤于事母先生得母教以成大儒母得先生而賢益彰母姓彭氏少嫻內則淑範著于里歸太翁信吾先生能勗且以成夫子令名卒以寇變倡義援襄城殁于行陣母矢節將從地下而先生方少藐焉遺孤非母誰爲撫者于是蘗栢丹茹荼集蓼二十餘年而先生能承母訓學紀[illegible]道尊不止名震開

三百五十四字

西而游以內並傳爲儒宗里之士民僉曰微彭母教
烏能臻此請于邑令駱公詳于郡達于監司式閭而
表之迨母以節壽終督學鍾公朗旌于墓門總督鄂
公爲捐俸以建祠肖像于中遠近瞻禮義風凜然其
祠之規制鳩工之月日別有述識將垂之邑乘行可
登之國史母之賢與先生之孝並傳矣而先生之望
所最重者　聖天子詔舉山林隱逸督撫交章上于
朝先生以疾辭　天子重先生再詔力疾以副旁求
先生終不應名迨舉博學宏詞充史館天下謂必得

先生可光盛典徵書下郡屢辟亦不就　當宁甚高其義益先生之志惟守母祠以終而講學明道四方赴函丈者日益聚其榮于膴仕遠矣嗚呼當世之士其能輕富貴而重道義守孺慕終身不變者詎易言哉孔孟之心印講學風微聖道如綫而能慨然自任爲眞儒以思紹述又詎易言哉予弟發祥向于毘陵從先生問字先生許列于弟子特走京師將驅秦中趨侍先生敎以大關宗風格于關隴未遂厥志以予不文之言爲賢母記記母之賢非記祠之制也與母

以備採風則柰史職矣

特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毘陵吳珂鳴拜手敬識

賢母祠記

天下母之能慈子之能孝人情之同也然慈孝同而爲其時之所易與爲其時之所難則大有辨今之母甘苦節爾撫遺孤者多有苟竭其志力不墮厥宗斯幸矣又其上者教其子顯身揚名奕奕然旌異其宅里稱述于學士大夫之文章抑又幸矣顧獨惜其覩慈孝之道如是而遂止而於聖賢之所謂大且難者無聞焉此則賢母祠之作所由獨爲敬於天下也崇禎壬午盩厔信吾李公赴義襄城殁於王事遺孤二

曲先生芳𦮶四壁非有奇窮無依賢母彭太君晉賦

栢舟斷雪辮蕭以十指辮䌫資先生晝夜讀或勉以

制義太君不應曰吾兒但令讀書明理師法古人足

矣决科規利非吾志也況吾夫䗉軀絶脰久已化碧

沙塲吾獨何心忍復以庸庸富貴易吾兒哉先生以

是一意潛修艱危百折卒底於成躬任綱常名教之

重爲世儒宗今　天子當寧先生之賢溫綸屢召先

生守母志益堅謝病不出高風偉節足以廉頑立懦

海內學士大夫莫不仰慕咸曰先生之賢由其有賢

母以成之也總督鄂公以其有關風敎遂捐俸特建賢母祠以祀不曰節母而曰賢母從其大也嗟乎以子所聞陵母知興嬰母知廢司馬氏書之以爲古賢智莫加焉若以李母視之則知興知廢亦不過曉暢於功名之時數而已其於聖賢之大誼蔑如也吾于是重嘆李母之賢非陵嬰之母比也其爲百世祀也宜哉記既成復系歌詞一章貽祝史歌以侑母辭曰維石樓之鬱確兮桐則有枝伊丹穴之幽盤兮鳳則有儀母維是子兮子維母遺緬大道之蕩直兮是訓

是毗矢名山而偕隱兮處窮阨而不疑景鏓祠之崇
閎兮儼神霧之與栖載雲旂之蜿蜿兮抗霞佩之軒
如春流濯而湘藻兮秋水澂以陳薇籍禮官而秩典
兮廢顛倫之來思嗚呼非是母不成是子兮是足以
教天下之止孝與止慈

毘陵後學陳世祉頓首拜撰

賢母祠記

賢母姓彭氏陝西西安府盩厔縣死義士信吾李公之婦徵君二曲先生之母也當崇禎時流寇犯襄城信吾公偕義勇五千戰歿時先生方幼家貧甚無一椽寸土之遺母倚十指以供晨夕刻自磨厲教先生以須廠成稍長或勸之給事縣庭或曰盍傭作可得直以供母母皆不之聽惟課以讀書明理不令習制舉業故先生雖力爲大儒凡天人性命之微靡弗洞徹當聖學榛蕪之日而身有濂洛關閩之傳非賢母

敎之有素耳克臻此吾由是而嘆母之賢爲不可及也夫世之矢節者有矣矢節而敎其子者亦有矣或者衣食饒足身處太平栢舟之操事無中變然且鷄聲燈影苦雨凄風不無心動况寠貧如此耶若夫敎子讀書蔚爲公輔之器一旦身名顯赫旌麾導前騶騎擁後美輪奐羅鍾鼓珥貂佩玉拜起奉觴上壽于前以大暢其夙昔孤鬱窮愁之氣此亦凡爲母者之所願而子能如是實亦母道之成也今傾巽于是者何哉昔尹母有言吾願子以善養不願子以祿養程

予稱之曰賢哉母也蓋歷來　明七百餘年于今爲
烈矣近日徵君譽下督撫州縣飛檄齎廬趣促就道
而先生堅臥不起有金華四子之風焉非賢母之遺
教使然與夫德足以風厲後人與敬于王事宜載祀
典襄城令張君某　旣祀信吾公于義林總督鄭公某
捐俸建祠于其鄉以祀賢母祠爲堂三楹肖像于中
二門大門次第畢舉祠成礱石以俟徵君歸于里書
來徵記特爲記之而侑之以詩俾歌以祀焉其辭曰
乾坤翻覆兮日月晦冥義士死忠兮賢母繼之以堅

貞凜氷蘖之清操兮歲序益更嚴衛勤于周行兮其意孤行越時俗之恒軌兮挽至道之權衡教子成大儒兮丕振厥聲續古賢之墜緒兮垂不朽之榮名婦道毋道兼以有赫兮遽驂鸞而上征御徽音于夙昔兮來下土之褒旌蘭橑桂棟兮來嘗醑而薦芳蘅鳴鐃簫韶兮鼓瑟吹笙儼羨牆之式臨兮恍剡剡其將迎千秋萬世兮祀事孔明

武進古逕氏張　侗拜撰

增修賢母祠紀畧

盩邑西郊有賢母祠總督鄂公爲二曲先生母彭太
君建也公以太君之賢有關風化捐俸購基建正庭
三楹門房三楹繪像於中祀以風世久之垣墉傾圯
董郡伯諱銘孔晉謁見廟貌弗肅遂捐俸壹百貳拾
金檄高邑丞煬工葺修易以塑像庭前構捲棚三楹
門外豎坊規模煥然改觀余聞而嘉之夫表貞賢以
勵風化乃司風教者之責而近世有風教之責者錢
穀簿書之外多忽風化今郡伯於風化所關舉措如

斯得敷治之本矣然非太君之賢深有以服其心亦未必悉心悉力一至於斯也蓋太君矢志守貞歷人世未有之艱九死靡悔正訓廸子出尋常功利之外曠代僅見學士大夫以及田夫牧豎無不聞風興感歎未曾有論者謂盩厔之有李母猶鄒邑之有孟母後先一揆卓然兩絕千古並有補於世敎則飭祠崇奉誠有光於祀典以故毅然爲之惟恐後敦懿好闡閨範礪頹俗一舉而數善備焉鄂督不獨專美於前矣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世儀表海內仰若泰山北

斗祥麟瑞鳳余傾慕有年深以弗獲親炙爲平生一大憾茲太君祠宇之成以老且病又弗獲問關將禮愈滋余愧故不揣不斐謹其槩聊識嚮往若夫太君懿行之詳自有諸名公之原記在無俟余贅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仲春朔

古蔚魏象樞頓首拜撰

賢母贊

瘁然其容淵然其蘊爰育高賢聖學自奮經諸艱藪
厥操彌峻以爲善養處之無悶史傳孟母貽垂懿訓
李母之德方茲曷遜

盛京鄂善總督

坤元正氣秉德直方艱貞百折不變吾常良人赴義
惆孤未亡冬夜夏日飽歷水霜與其同穴寧若同堂
教子以義實大聲張遂邇歸仁奔走冠裳屨辭
徵聘百代之光敬弔祠下孝子㴱滂載瞻遺容肅肅

洋洋大義婦貞節義成雙生榮死哀孟母同芳

○五十二字

河汾後學賈　黿

岳瀆鍾靈篤生賢母德邵遘閔百六陽九早奪所天

髮未厥偶㒒中呱呱為此貞守守子貞一乃至成立

愛而能勞古學是汲敏求勿替薪水自給樂儀忍寒

三旬九食是母是子有大過人不在溫飽德潤其身

母雖長往祠祀千春永配孟仉俎豆常新

延陵後學張　璠

賢母賦 并序

賢母者關中李二曲先生之母彭太夫人也先生抱道隱居累徵不出太夫人盛年矢志完節而終業經 當事表章建祠崇祀 昌言 末學小生伏處江左不勝仰止之私敬執筆而為之賦

世稱關西之夫子兮曰二曲之先生仰高名之如斗山兮為正學之干城誰謂芝醴之無根源兮有賢母而氏彭母雖生於寒素兮乃淑德之性成援結褵而于歸兮甘井臼之辛勤慕廡下之舉案兮效隴頭之

饁耕夫何伯爲邦桀兮爰執殳而長征丁有明之末造兮值中原之如沸羮謂嘗䟽黃巾而誅白馬兮覓封侯之顯榮豈逆賊之鴟張兮擾伊洛而縱橫孟子人之同日死兮屍狼籍而拄撐悲壯士之不復返兮泣黃河之水聲閻中閒而衝絕兮擬相從乎九京顧藐孤於膝下兮留一綫之宗祊嚼齧之可依兮嗟門戶之伶仃鮮立椎之憑藉兮何升斗之餘贏冬無絮以禦寒兮晨裂膚而不驚夏無席以安寢兮宵潰汗而猶寧土銼過午而無煙兮蓽門終日而常扃風

毿毿以入幃兮雨蕭蕭而瀝瀝手龜瘃夾刀尺兮影獨弔此寒檠勉含飴而淚雜兮看嚼乳而血并鄰媪憐而競諷兮君自苦而誰明儻斂愁而改度兮奚凍餒而營營毋聞言而掩涕兮嘗九死以不更相孤鸞之罷舞兮聽獨雁之哀鳴彼禽鳥猶念其匹兮矧人之伉儷而無情惘呱呱之未成立兮今余舍此其安行縱舉世之莫吾知兮余固無求乎此名撫孱孤之漸長兮美頭角之崢嶸肄以母而兼父兮維義方之是程既鳴機而伴夜讀兮亦畫荻而趣晨興美斯人

之爲賢士兮志道德而薄公卿元纁聘其充篚兮白
璧燦而盈庭肯將吾身之蘿薜兮易夫當世之簪纓
喜有母之偕隱兮同樂道而安貧誠菽水之盡其歡
兮又何羡乎鼎烹偉勁節之久而彌彰兮將以達夫
九閽胡盍焉而長逝兮惜盛典之未膺搆祠宇之崔
巍兮表綽楔之嶙峋上以報母之節兮下亦以勖子
之誠世無物而不敝兮惟節義爲常存視鳳翹與象
服兮誠何重而何輕兮詎無尹姞與姬姜兮孰芳名
之敢爭比南山而節峻兮方渭水而風清過斯祠而

下車兮成肅謁而心欽匪是子之孝且賢兮亦烏知是母之艱貞

毘陵後學楊昌言

賢母祠詩

國步既滋蕩疾風搖百草李氏有寡妻不隨天地老
丈夫志四方百戰塗肝腦脫身伴侶回有信無書藁
慟哭高山崩冤繞何城壁藏性義所甘回頭念襁褓
失此乳下兒九原候厥考憐里惆饑寒相勸二三嫗
自適李氏廬萬苦鮮一好糟糠視有無冬煖缺綦縞
夙昔美紅顏幾時色枯槁饑貧痛留遺守此殊難保
歷歷富家姬節義棄如埽總帳冷風飄偕行被錦襖
而子委巷人幽貞孰與道血泣謝隣情之死無懊惱

撫此黄口孤詩書事探討東舍擇肉肥那復羞葦皂
西室業箭工貿者競循寶效字不堪餐相觀等海棗
天人久乃定與善未顯倒高名動海隅微辟思偉抱
曠代起鴻儒生成兩誰造巋然賢母祠西日照杲杲
延陵董大雄